

精校
大字
漢魏雜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駟著

14
2023
20





曰毋若丹朱教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戒之禹曰子娶若時
 乎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行事以行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
 好引天也孔子為子路行所疑不引行事效已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
 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
 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應不皆鳳皇為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為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
 終不應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已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
 不存已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不須孔子孔子所
 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王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
 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為陋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
 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
 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邪謂修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也如修君子之道苟自
 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狄如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鯀國鯀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
 能教鯀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為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
 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偽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其陋苟欲自遂此
 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

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乎說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言富貴在
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為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受命而自知術
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
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智窮策困還定詩書望絕無冀稱已矣夫自知無貴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己不受貴
命周流求之不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
而徒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與前言
富貴在天和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廢天奪其祐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
淵早夭故曰天喪予問曰顏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命自為死也如短命不幸未得不死孔子雖王猶
不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疾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短能
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子言天喪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為輔也夫賢者未必
為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為帝有不聖為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顏淵生未必為輔其死
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
之也如本不使之王顏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
何惡所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
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孔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
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禮而行禮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
慟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為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眾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

車以為之槨孔子不予為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再舊館脫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
慟殊焉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為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
為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
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為士後為大夫哉如前為士士乘二馬如為大夫大夫
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為槨乘其乎為士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
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木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子
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粥車以為槨槨何以解於貧官好仕或無車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
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
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
食相斃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為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
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為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語冉子先富而後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
不同孔子為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為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
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為問所治為非問操行也如
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為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
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之乎其非乎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
知使者所以為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辯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為賢者諱蘧伯玉賢故諱其

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為賢者諱亦貶纖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纖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為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佛盼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盼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馬能繫而不食也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則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當有當行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佛盼未為不善尚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汙邪何以獨不入也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間避惡去汙不以義恥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佛盼有惡賢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盼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篡畔之祿所謂浮雲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即權時行道之路難之當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匏瓜也哉馬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為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吾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為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為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為欲也禮義之言為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為東周乎為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盼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盼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盼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弗擾與陽虎俱畔執李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召孔子宜解以尚及佛盼未甚惡之狀也

論衡卷十

非韓篇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增無益之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哀以謂有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為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禮義廢網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為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為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為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須不蹈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循爵祿去卿相之位若脫躡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

為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民為善愛其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間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上危亡秦疆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卻強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眾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眾開不為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為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諫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卻疆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蓋太公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為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也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問秦兵為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明罰賞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強兵此法度也案秦之疆肯為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銳士眾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強弱不敵眾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貴之意孟貴怒之童子操及與孟貴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貴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貴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貴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必孟貴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問非徒童子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強則奮威秦以兵強威無不勝卻軍還眾不犯魏境者賢于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彊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呂后患之即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為呂后議進不過彊諫退不過勸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木之問卻疆秦之兵也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且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彊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方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德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為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操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問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為也夫人所不能為養使為之不能使勸人所能為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立功矯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患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周公問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為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刺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刺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能驚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剽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

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彊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方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德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為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操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問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為也夫人所不能為養使為之不能使勸人所能為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立功矯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患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周公問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為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刺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刺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能驚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剽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

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 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非同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疏絕恥辱至身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為善哉以為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之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為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重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攏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之出子服厲伯見君問龐攏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以非繆公以為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而厲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人為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惡有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賞也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將試功試之有功方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虛言未必人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輒賞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考之試有功乃加賞者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罰未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欲耳聞之非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者也翼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不慟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人之不哀猶龐攏子不孝也非子產持耳目以知姦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誠使吏執而問之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姦如何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姦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皆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郭之以掌也御者無術見馬且奔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奔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聞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言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違矣龐攏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非之以為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為操止像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者身為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攏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擇燥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敢發矣姦心藏於胸中不敢以犯罪非法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則不須考姦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者使法不峻民多為姦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釋溝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船楫者知水之性不可關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咎己者已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劫於臣已失法也備溺不關水源防劫不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已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人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言解

利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
 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
 利貞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語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
 財之利乃可答若設令惠王之間未知何趣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
 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齊王問時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
 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
 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失謙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子之於爵
 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己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陳臻問曰於齊王饋兼金一百鎰而不受
 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薛歸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
 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賁辭曰餽賁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成心
 辭曰聞戒故為兵戒歸之備乎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馬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夫金歸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已貪當不受之時已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
 不曰已無功若已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己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況後萬前當受十萬之多安得辭之彭更問曰後
 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
 下不以為泰受堯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己不貪富實失謙讓也安
 可以為戒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
 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子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

燕有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
 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
 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嫌於是宜曰燕雖可伐
 須為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
 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
 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
 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 孟子有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子曰望
 之孟子所去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則不去而於後去之是後
 王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晝不甚不朝而宿於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為王終始不一也且孟子
 在魯魯景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過魯
 侯天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以無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
 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過於齊
 王不用其言天豈為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過乎在魯則歸之於天絕意無冀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
 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如是齊王
 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
 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間公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孟子去齊充虞塗問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
 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而來七百有
 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為

不豫哉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堯又王天下堯傳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年而無王者五百歲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論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為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為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其期天何不生聖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以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則數矣數過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言其間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為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孔子已又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為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十年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為王者若為王臣矣為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懷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養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存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遊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遊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作此鬻賣於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為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尚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尚有相奪錢財財眾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為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御人以口給也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間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間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纒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兄離母處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已頗感曰惡用是鵝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為在母不食乎乃先謹鵝曰惡用鵝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鵝鵝之肉仲子恥負前言即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仲子執不食於母鵝膳至不當食也今既食之知其為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恥食不合己志之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是謂蚓為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為廉潔耳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之所築室汙廉潔之行矣用

中不存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遊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遊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作此鬻賣於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為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尚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尚有相奪錢財財眾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為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御人以口給也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間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間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纒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兄離母處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已頗感曰惡用是鵝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為在母不食乎乃先謹鵝曰惡用鵝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鵝鵝之肉仲子恥負前言即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仲子執不食於母鵝膳至不當食也今既食之知其為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恥食不合己志之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是謂蚓為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為廉潔耳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之所築室汙廉潔之行矣用

此非仲子亦復失之室因人故粟以履繻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已不聞知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眾昭哲
 議論故避於陵不處其宅織履辟繻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子處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耳聞目見昭
 哲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為誰粟不知樹者為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孟子
 非之是為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夫盜室之地中亦
 有蚓焉食盜室中之槁壤飲盜室中之黃泉蚓惡能為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
 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所鑿土非盜所聚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
 處於陵以兄之宅為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徙於陵歸候母也宜自
 齋食而行鵝膳之進也必與飲俱母之所為飯者兄之祿也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祿也伯夷不
 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潔行也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子與子謂之若蚓乃可矣仲子之
 操所當比矣 孟子曰莫非天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為正命也桎梏而死
 者非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為得非正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
 顏淵早天子夏失明伯牛為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于剖子胥意子路植天下極戮非徒桎梏也必以
 桎梏效非正命則比于子胥行不順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燒雖或慎操修行其何益哉實廣國與百人俱卧
 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墻何以異命不壓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
 行或使之止或厄之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墻下孔甲所人主人子之夫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為守者不立巖墻之
 下與孔甲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論衡卷十一

談天篇

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
 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 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無以非若非
 而無以奪又恐非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為天子不勝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
 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
 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之山而使
 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顓頊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之眾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天者氣邪體也如雲乎雲
 烟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
 巔不能上極天乃為柱如觸不周上極天乎不周為共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鼇之足
 以立四極說者曰鼇古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也鼇獸也夫天本以山為柱共工折之
 代以獸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且鼇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
 何用足以可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矛戟不能刺之彊弩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無異
 當共工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之豈古之天若
 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敗之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為人者人皇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
 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為一儒書又言溟涬濛濛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清者為天濁者為地如說易之家
 儒書之言天地始分形體尚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
 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周
 山而折天柱絕地維銷煉五色石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猶為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之力不能折也豈天地始
 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尚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

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釐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土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馬禹貢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述以談故虛實之事並傳世間真偽不別也世今惑焉是以難論按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益為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窮二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異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名術士伍被佐吳之輩充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過被吳非聖人事非天安得此言安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辟隱為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暗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謂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按禹貢九州山川奇怪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按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極為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民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日刺徑千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鄒鄭則察日之初出徑二尺尚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地尚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言矣夫如是鄒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鄒衍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亦懸神州天極為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如在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口大今從東海上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雖陽九州之中也從雒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馬東海九州流沙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北者地小居狹未能

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雒且萬里徒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雒陽二萬里乃為日南也今從雒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也極為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之至是則名為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五萬里馬東西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二萬五千里二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多計數驗實反為火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為德害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體非氣也人生于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雲煙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解矣郵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也按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猶此效之則無恍惚明矣

說日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也朝出日人所舉之火也火夜舉猶不滅日暮入獨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耀故日出輒無郵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陰何故又滅日月由此言之以陽陰說者失其實矣實者夏時日在東并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日道短東并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并冬南至牽牛故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夏時陽氣感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天抑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

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也日陽氣感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按夏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
日短之時日出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
時天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也問
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按察五月之時日出于寅入于戌日道長去人遠何以得見
其出于寅入于戌乎日東井之時去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在極旁側得無夜常為
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得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
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十一月月減一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
道也豈徒九道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極
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既以倚蓋喻當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下之南
有若蓋之葆者正何所乎夫取蓋倚于地不能運立而樹之然後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際不著地者觸變何以能行
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日之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而入地地密郭隱故人不見
然天地夫婦也合為一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也合體並氣故居北方天運行于地中
乎不則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窰運行地中鑿地一文轉見水源天行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
則九川北注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目亦不隨天隱天平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轉運視
天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中矣然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見于東方近故謂
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子車蓋之檝轉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
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
在南方也故日出于東方入于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于南方各于近者為出遠者為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

望四邊之際與大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為人澤以遠為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在察之若
望日亦在視之若入皆遠之故也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埽塊夫去百里不見太山況日去人以數萬
里乎太山之驗則既明矣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于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
不復見者非入也問曰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
天若高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驗即天高南方之星亦當高今
視南方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近者則高遠則下焉極北方之民以為高南方為下極東極西
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為高遠者為下從此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天下字復高
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
高下皆同今望天之四邊若下者非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儒者或以日暮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或以日中為近
日出入為遠其以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為近日中
為遠也其以日出入為遠日中時為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為近
日出入為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于屋下夫
屋高三丈竿于棟屋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
為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
如是日中為近出入為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坐一人而人行于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為屋
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
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其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
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為效又以星為驗晝日星不見者光

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者論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于扶桑入于細柳全夏日長之時日出于東北入于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于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于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于扶桑入于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為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為中旁則為旦夕安得出于扶桑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繫于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于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于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于磴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疾驗之人物為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畫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類似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鳥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急無以為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駛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若暮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于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于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于磴上焉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為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行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于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為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曰人之行求有為也人道有為故行求古者質朴鄰國接壤鷄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而已行也隨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為故行天道無為何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儒者曰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鳥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焦爛而死焉鳥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于天螺蚌于汨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及螺蚌邪且問儒者鳥兔蟾蜍死生如死久在日月焦枯腐朽如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鳥兔蟾蜍皆何在夫鳥兔蟾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有物名曰鳥乎審日不能見鳥之形通而能見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為有鳥月中何為有兔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見日蝕常于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之時日蝕多矣經曰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月說食蝕之變陽則陰覆也人物在世氣力動彊乃能乘凌按月晦光既朔則如晝微弱甚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月日一食百八十月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為變及其為變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為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為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說日蝕者月之掩也日在上月在下障于日之形也日月合相襲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日下障于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于月也若陰雲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辟者日既是也日月合于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

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曰人之行求有為也人道有為故行求古者質朴鄰國接壤鷄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而已行也隨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為故行天道無為何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儒者曰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鳥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焦爛而死焉鳥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于天螺蚌于汨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及螺蚌邪且問儒者鳥兔蟾蜍死生如死久在日月焦枯腐朽如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鳥兔蟾蜍皆何在夫鳥兔蟾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有物名曰鳥乎審日不能見鳥之形通而能見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為有鳥月中何為有兔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見日蝕常于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之時日蝕多矣經曰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月說食蝕之變陽則陰覆也人物在世氣力動彊乃能乘凌按月晦光既朔則如晝微弱甚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月日一食百八十月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為變及其為變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為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為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說日蝕者月之掩也日在上月在下障于日之形也日月合相襲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日下障于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于月也若陰雲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辟者日既是也日月合于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

且復時易處假今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及日掩日崖須與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過掩東崖復西崖謂之合觀相掩障如何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筲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氣不圓矣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實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為一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沐浴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並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為日甲至癸凡十日日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于難知不肯辨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為一無為十也驗日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里假今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扶桑木宜覆萬里乃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感明不能堪也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為日也何則仰察一日日猶炫耀況察十日乎當禹益見之若斗筲之狀故名之為日夫火如斗筲望之萬之形非就見之即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禹益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十日妄紀堯時十日並出且火日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于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焦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焦不枯與今日出同不驗于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留安得俱出十日如平日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隨天轉行安得留扶桑枝間浴湯谷之水乎留則失行度行度差跌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意似日而非日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實如雨者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魯史記曰星實如雨不及地時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孔子之意以為地有山陵樓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為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實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之實者皆星也孔子雖定其位著其文謂實為星與史同為從平地望泰山之巔鶴如鳥焉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夫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著于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鳥之類也數等星之質百里体大光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卵之將遠失其實也如星實審者天之星實而至地人不知其為星也何則實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星實如在天時是時星也非星則氣為之也人見鬼如死人之狀其實氣象非真死也然則實星之形其實非星孔子云正實者非星而從正言如雨非雨之文蓋俱失星之實矣春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我同蓋其實也其言與雨俱之集也夫之言日中見斗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我同蓋其實也其言與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與雨俱又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實石子宋五左氏傳曰星也夫謂實石為星則謂實為石矣辛卯之夜星實為星則實為石矣辛卯之夜星實如是石地有樓臺樓臺崩壞孔子雖不合言及地尺雖地必有實數魯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與雨俱雨集于地石亦宜然至地而樓臺不壞非星明矣且左邱明謂石為星何以審之當時石實輕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三山亡亡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夷狄之山從集于

宋宋聞石實則謂之星也左邱明省則謂之星天星萬物之精與日月同說五星者謂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取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為石恐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實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又曰雨從天下儒者謂正從天降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其然出地起于山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惟以小大為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降各為雨矣夫雲則雨則雲矣初出為雲雲繁為雨猶甚而泥露濡濡夜服若雨之狀非雲與俱雲載行雨也或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離于畢俾俾滂矣二經咸言所謂為之非天如何夫雨從山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麗山不雲天上下自相應也月麗于上山悉于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為露冬則為霜溫則為雨寒則為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答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為佞以取富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質可以得貨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自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違禮者眾尊義者希心惰貪欲志慮溺亂也夫佞與賢者同材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自刻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易為獨以情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殊操異行取舍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但以嫉妬為性而私行發動之異讒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立端讒人無詐慮佞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莫能知賢別佞難白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攷其言行不合于九德言不驗于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奸佞自得賢佞異行攷之一驗性情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之量多少權衡之懸輕重也然而居國有土之君易為常有邪佞之臣常有期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量非其數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檢人有不能攷情無不可知 問曰行不合于九德效不檢于攷功進非賢非賢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之知不能及賢賢功不效賢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伯取舍宜同賢佞殊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威行廢 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世人操行者可蓋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王形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義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為賢非者為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閉塞推行謬誤人之所歎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誤故賈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為從疆秦不敢窺兵于關外張儀為橫六國不敢同攻于關內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疆三秦稱橫則秦疆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敘言眾賢儀秦有篇無效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于賢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實也儀秦排難之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與之爭計禹皋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行道德之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功故高來稷記錄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卓以儀秦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為效無效未可為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

為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于大賢故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辯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心合
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偽而伺其奸子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或不見后又賢之君察
之審明若視祖上之脯指掌中之理數局上之棋摘棘中之馬魚鼈匿淵捕魚者知其源禽獸藏山政獵者見其跡
佞人異行于世世不能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辯佞人言利人君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
覺之曰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窺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往行觀其陽以攻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
善設節者可知飾偽無情者可辯質誠居善者可得含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辯君之好辯佞人學求合于
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君好佞人意欲稱上上奢己麗服上儉己不飭令操與古殊朝行與家別考鄉里之迹證
朝廷之行察共親之節明事君之操外內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發見奸偽覺露也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
信者欺人直者曲撓權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載權變非一今以素故攻之毋乃失實乎
曰賢者有權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亦反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為事為國佞人之權為身為
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 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是護人也何則佞人
求利故不毀人苟利己已曷為毀之苟不利己已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
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而不忍害人之敗而不
仇隱情匿意為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眾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于上 問曰佞人不毀人于世間毀
人于將前乎曰佞人以人欺將不毀于將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毀人譽之危人安之毀危奈何假令甲有高行
奇知名聲顯聞將恐人君召問扶而勝己欲故廢不言常騰譽之薦之者眾將議用欲問人必不對曰甲賢而宜
名也何則甲意不欲留驟前聞其語矣聲望欲入府在郡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與人異望遠則意不顧近屈而用
之其心不滿不則卧病賤而命之則傷賢不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譽者好臣所常臣也自耐下之用之可也

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不兩相益舍之不兩相損人君畏其忠信佞人之言遂置不用 問曰佞人則以高
才洪知下考上世人乎將有師學檢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上猶人養自有勇威人及其戰
鬪須兵法以進眾術則從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為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
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秦相趙并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上食以僕
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秦使人厚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五所不及蘇
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榮顯為世雄傑深謀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暗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
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作高貪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于小人者不行于君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
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下則身危舉世為佞者皆以禍眾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
列傳棄宗養身違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都昔盧君陽寢位
久病不應上徵可謂名養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身不以義止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重身傾
死為僂矣何名之養義廢德壞操行隨辱何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知何則
大佞才高其迹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以明之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攻城襲邑剽劫虜掠發則事覺露
皆知盜也穿鑿墻垣狸步鼠竊莫知謂誰曰大佞效深惑亂其人如大盜易知人君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虞舜大聖驩兜大佞大聖能知大佞大佞不憂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之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
小難何則佞人材高論說麗美因麗美之說人主之威人立心並不能責知或不能覺小佞材下對卿失漏際會不
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難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在下漏大下見之著漏小下見之微或曰雅也仁而不佞孔子曰
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于人誤設計數煩擾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
義也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氏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墮落則詆訾儒生以為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宦用吏為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言歸非于儒生付是于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于文吏又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為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已不能理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于有益文吏理煩身役于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粟粟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功效力無益于時則官不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為驗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世俗之論緣將好惡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眾凡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己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凡石儒生珠玉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于職長于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按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勅不敢能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默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助官之立佐為力不足也吏之取能為材不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責言當敵不待輔佐使相將知力若日之照幽責言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按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今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文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除非文吏

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儒生無闕閱所不能任劇故陋于選舉佚于朝廷聰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按禮修義輒為將相所不任文志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耻期于成能名文而已其高志妙操之人耻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才能之儒泊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吏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職不勸察事不精遂為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才而無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聞不及意疏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退失度奏記言事蒙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言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辭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相賤之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起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稽拜家成室就名署輒能徇今不顧古趨讐不存志競進不按禮廢經不念學是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暗而不明儒者寂于空室文吏譁于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竄風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闕為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裹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巧女未嘗為異事詭手暫為卓睹顯露易為者猶憤憤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為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能達志不有為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為謂之不達科用累能故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廷謂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賈賈人賢今從朝廷謂之文吏朝廷之人也幼為幹吏以朝廷為田畝以刀筆為耒耜以文書為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于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于儒生儒生暗于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為慧不能知文吏以狎為能知賓客以暫為固不知儒生以希為拙惑蔽暗昧不知類也一縣佐史之才任郡掾史一郡修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修行者巧習無害文火德高也

五曹自有條品簿書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為巧吏安足多矣賢明之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稱良吏曰忠忠之所以為效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苟有忠良之業疏于事無損于高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于下第法令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為上或曰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于法誠為明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忠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于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于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暗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貫牙既

是春秋不大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為務事不知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立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于文吏洗滌泥者以水燔腥生者用火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于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亮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于二世天下去朋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于酷部而致土崩孰與通于神明令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雞雞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為禹決江河不乘鑿鍾周公築維不把築杖夫筆墨簿書鑿鍾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為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過經窮竟聖意文吏搖筆攷跡民事未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為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胸中之類出類十萬文吏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豎直百十也京原如邱孰與委取如坻也世名材為名器器大者盈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咏得聖人之操

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為己勉赴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米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並兼性非皆惡所習為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屋屋曰幽隱春秋會饗食設置三科以第補史一府員吏儒生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雕琢其材也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比于文吏亦雕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賞錢百並為購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共百以為富人饒羨有奇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為財貨貧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比皆有似於此皆為據吏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胸中之藏尚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為皆更深淺多少同一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韭山樹棗栗名曰美國茂林不復與一恒地庸山比矣文吏儒生有似于此俱有材能並用筆墨而儒生奇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韭棗栗之謂也恒女之手紡績織經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恒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後有經傳之學猶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為非而文吏好為奸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為賓客受賜于主人富人不慙而貧人常媿者富人有以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為主入者也儒人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胸無仁義之學居住食祿級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食者也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食人之祿故曰素食無道藝之業不曉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文吏所謂尸位素食者也居石食嘉見將傾邪豈能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直言禮曰情欲巧其

能力言者文醜不好有者膏無肉脂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遂取間卻為地戰者不能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于上吏貪爵祿一日居位輒欲圖利以當資用侵漁徇身不為將貪官顯義雖見太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自解于尸位素食乎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不可則止有大臣之志以經勉為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疏遠遠而近諫禮謂之諂此則郡縣之府廷所以常廓無人者或曰文吏筆札之能而治定簿書攷理煩事雖無道學勛力材能盡于朝廷此亦報上之效驗也曰此有似于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為官作責乃畢竟夫官之作非屋廡則牆壁也屋廡則用斧斤牆壁則用築錘荷斤斧把築錘與彼握刀持筆何以殊苟謂治文書者報上之效驗此則治屋廡牆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為官作刀筆斧斤築錘均也抱布貿絲交易有亡各得所願儒生抱道貿祿文吏無所抱何用貿易農商殊業所畜之貨貨不可同計其精粗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里願之夫先王之道非徒農桑之貨也其為長吏立功致化非徒富多出溢之榮也且儒生之業豈徒出溢哉其身簡練知慮光明見是非審尤可奇也蒸所與眾山之材榦同也代以為蒸燻以火烟熱究淡光色澤潤炳之于堂其耀浩廣火龜之效加也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縷之飭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積聚超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者謂之樸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雖欲勿用賢君其舍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陣不知擊刺之術者彊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穀之始熟曰粟春之于臼簸其秕糠蒸之于甑饗之以火成熟為飯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飢腴成也粟未為米米未成飯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粟米未為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簡練于學成熟于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採在眾石之間工師鑿掘鑪鑪鑄鑠乃成器未更鑄鑠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春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人未學問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于山木長于林未知所入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斷木為槩析之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粗苴之物也彫琢刻削乃成為器用况人含天地之性最為貴者乎不入師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樸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廷植椶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鉤鏃斬刈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吉之服也無染練之治名穀粗穀粗不吉喪人服之人無道學仕宦朝廷其不能招致也猶喪人服粗不能招吉也能斷削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培謂之主匠能彫琢文書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學治文書也當與木土之同匠科安得程于儒生哉御史之遇文書不失分銖有司之陳遺豆不誤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人不貴者也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藝之本有筆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雖吾多學問御史之知有司之惠也飯黍滷菜者屢食糲糠者飽雖俱曰食為腴不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于朝廷有益不鈞鄭子皮使尹何為政子產比于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間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病曰百姓安肯信嚮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無錢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不學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嚮之奈何也

謝短篇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于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此職業外相程相量矣其內各有所為短未實謝也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各持滿而自藏非彼而是不知所為短不悟于己未足論衡訓之將使恢然各知所之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所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閉暗不覽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

不能自知也世之論者而亦不能訓之如何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為師且又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于五經可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沈者也五經之前至于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于上古猶為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儒生猶曰上古久遠其事暗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夫三王之事雖矣經雖不載義有連及五經所當共知儒生所當審說也夏有禹嚮國幾載而至于殷殷自湯幾祀而至于周周自文王幾年而至于秦桀亡夏而紂棄殷滅周者何王也周猶未遠秦則漢之所伐也夏始于禹殷本于湯周祖后稷秦初為人者誰秦燔五經坑殺儒士五經之家所共聞也秦何起而燔五經何感而坑儒生秦則前代也漢國自儒生之家也從高祖至今朝幾世歷年迄今幾載初受何命復獲何瑞得天下難易孰與殷周家人子弟學問歷幾歲人問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為不能知者愚子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温故知新可以為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彼人問曰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未載于經名為尺籍短書比于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貴也儒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經義事類乃以不知為貴也事不曉不以為短請復別問儒生各以其經旦夕之所講說先問易家易本何所起造作之者為誰彼將應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孔子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問之曰易有三家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王所造連山乎歸藏周易也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脫漢興幾年而復立宣帝之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易一篇名為何易此時易具足未問尚書家曰今日夕所授二十九篇奇有百二篇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所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諸書之時尚書諸篇皆何在漢興始錄尚書者何帝初受學者何人問禮家曰前孔子時周已制禮殷禮夏禮凡三王因時損益篇有多少文有增滅不知今禮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漢承周將曰周禮夫周禮六典又六轉六六三六三六六三六六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按今禮不見六典無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豈秦滅之哉宣帝時河內女子壞

老屋得佚禮一篇六十篇中是何篇是者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凡有幾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宴故詩作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末哀詩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作尚書曰詩言志歌咏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來而謂興于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禮也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秋周何王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衛反魯哀公時也自衛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禮而孔子反魯作春秋乎孔子錄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名春秋乎制作以為經乃歸春秋也法律之家亦為儒生問曰九章誰所作也彼聞皋陶作獄必將曰皋陶也詰曰皋陶唐虞時唐虞之刑五刑按今律無五刑之文或曰蕭何也詰曰蕭何高祖時也孝文之時齊太倉令淳于德有罪徵詣長安其女緹縈為父上書言肉刑一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按今九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後知時肉刑也蕭何所造反具肉刑也而云九章蕭何所造乎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于禮入于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十六蕭何律有九章不相應又何五篇經題皆以事義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題之禮言經禮律言盜律何夫總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何言師法不頗博覽之咎也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能究達其義通其意否文吏又將罔然問之曰古者封侯各專國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為公家耕今量租芻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年二十三儒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有臈何帝王時問戶井窳何立社稷先農靈星何祠歲終逐疫何驅使立桃象人于門戶何曰挂盧索于戶上畫虎于門闌何放除牆壁畫厭火丈夫何見步之六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令史無承長史何制兩部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何狀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裹上造何謂吏上功曰伐閱名籍墨將何指七十賜玉杖何起著鳩于杖末不著爵何杖首以鳩為善不賜

鳩而賜鳩杖而不爵何說日分六十漏之盡自鼓之致五何故吏衣黑衣宮闕亦單何慎服革於腰佩刀於右舞劍于左何人備著鉤于履冠在于首何象吏居城郭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郭何王造車輿何工生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郭及馬所生難知也遠也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將應日倉頡作書矣仲作車詰日倉頡何感而作書矣仲何起而作車又不知也文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覽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剝互錯分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按獄考事移書下記對卿便給之准無一閱備皆淺略不及偏駁不純俱有闕疑何以相言

論衡卷十三

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管備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為力或問揚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答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為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疆壯于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參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答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大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矣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為文儒文儒者力多于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于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于仁而儒生載于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公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于儒生况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之謂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之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為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秘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辨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曰有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漏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秀倦罷極髮白齒落天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而中嘔血失魂狂亂遂至氣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難况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水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胸中之才茂一有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眾馬之蹄躡半陸而馳騁千里之迹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之足不為丈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勛力以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為功有力無助以力為禍何以驗之長巨之物疆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疆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土阪疆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還墮坑谷有破覆之敗也文儒懷先王之道合百家之言其難推引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還墮於巖穴矣河發崑崙奔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不流浸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地仰溝洫決決散在邱墟矣

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章滂沛不遺有力之將援引舉薦亦將棄遺於衡門之下固安得升陟聖王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于斯其知如不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氣於閭巷之深何時得達暴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胸之人宜在五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自安道重知大位地難通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邱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于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處危岨之際則必崩墜于坑谷之間矣大智之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于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于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惑志怒斧斲破敗此則屈原子胥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遽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一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韓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容其書兵挫革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植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磁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動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于將之及人不推頓爪瓠不能傷條路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于將條路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主爪瓠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草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絕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抗自銜者賈賤不售按諸為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鍾所以能振地者蹈踏之也諸有鋒及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握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鄴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及蕭何則比蕭何于獵人同樊鄴于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為力而樊鄴以力為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鄴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取將拾金何獨撥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取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儀定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宣按儀律之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狼章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功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斷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為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闕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內內中所有枅園所贏縑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以七尺為形通人胸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貧人之內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不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鍾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明博見其為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聞宮商曰龍其鼻不知香臭曰癡癡聾與盲不成人者也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癡者也儒生不覽猶為閉閭庸人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為閉閭甚矣此則土木之人耳目俱足無見聞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人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

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于都邑者心厭觀于大市者意飽况遊于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汗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于百川也夫海大于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于不通莫之能別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川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聖賢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當章句之生不古今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為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知高者能為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眾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窗啟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窗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窗牖之開日照之光也是故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胸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樓臺窺四鄰之庭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冥冥之內穿墻穴卧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卧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閉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為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于學者尸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于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為戒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疆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糝非一以其大也夫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眾多奇異故夫大人之胸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于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問高業之生眾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為深也多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甘酒醴不酤餽蜜未為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大

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矣縣道不通于野野路不達于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脉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眾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政譬以宗廟眾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徒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士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復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無淺暗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牆壁之畫哉空器在厨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于飢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飢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劍伎之家關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關必勝之策也故劍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吏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相覺悟得以改政右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心聰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帝之鳥劉子政曉二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實沈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占故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臆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加字也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

采取或棄捐不錄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况辨照然否者不能別之乎？孔子病高，懼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為百世之聖師，法祖修蓋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瞿能占文卦，未有東方朔翼火君能達占射覆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辯于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為飯坑，腸為酒囊，是則物也。保蟲三百人為之長，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閣脂塞，無所好欲，與三百保蟲何以異？而謂之為長而貴之，口口諸夏之人，所以貴于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今之學也。如其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白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舞權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通者，亦能自供任官為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以位為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將相長吏，不得若有扶風蔡伯，借鬱林太守張孟嘗，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見大賓燕昭為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東成令董仲綬，知為儒，景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既中，實文說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徒能摘筆徒能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于聖王之庭乎？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于無能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反，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傳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絕，大用于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于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凡卵為體內藏眸子，如豆為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絕，豈聖國微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口口暢雅言，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存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章句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然則著書表才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援以論說，此為醫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援賡，賞誅不復，因史記者，思自出于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詩誦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行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淑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摭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墜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邱山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是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之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眾，說論洞溢，稱為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

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元經造於助思極實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問於桓君山以錫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米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者知神于龜能差取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不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為甲自君山以來皆為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觀見其文奇偉傲儻可謂得論矣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于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于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巧俱發于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已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得絕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孫叔敖決期思令君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鈷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為謀集札為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于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為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鼂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水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

切議以知為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為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為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不可貴豈徒用其才力游于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記錄且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為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為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銳于牒牘也作洞厯十篇自上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類似也上通下達故曰洞厯然則長生非徒文士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商君未有周長生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荆楊生金珍物產於四遠幽遠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為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為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為得也長生說文辭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意雖奇論者猶謂稱於前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為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為高明者為上何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于後見是推今進置于古心明知昭不惑于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為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

辭說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暗王廷之義盧宅始成桑麻纒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邱蔽野根莖眾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士廣民眾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實物希有之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夫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賈陸之書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為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為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聲言之徒言事虞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馬蒙徵拜為郎中之寵乎

論衡卷十四

狀留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十著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無貪任之心及其仕也純持方正無員銳之操故世人持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輿駕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胸中之知外助于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反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于清明之朝立千里之迹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則背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似于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暗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也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於世踈足之史皆在其上東方朔曰日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肖名生士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修身守節在下不汲汲故有沉滯之切况沉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及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動車以為軸般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為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也不崇一朝輒成賈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于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于此遇閭長史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嚴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手指之物器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也是故金鐵在地效風不能動毛芥在其間飛揚千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疾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介者疾風也活水洋風毛芥不動無道理之將用心暴狠察吏不詳造以好遷妄授官爵猛水之轉沙石效風之飛毛芥也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吏遇悖將而遷且圓物投之于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策杖叩動繞微輒停方物集地壹投而止及其移從須人動舉賢儒世之方物也其難轉移者其動須人也鳥輕便於人趨遠人不如鳥然而天地之性人為貴與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蟲為災麒麟為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安能

自達故曰燕飛輕於鳳凰走疾於麒麟靈躍於靈龜地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于黃髮深為國謀因為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于將之劍久在鑪炭銛鋒利及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達故能割斷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熱者易酸醞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狀故云何學多道重為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濕濕者重死者枯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能字然元氣所在在生不在枯是故車行於陸船行於溝其滿而重者行遲空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在胸腹之內其重不徒船車之任也任重其取進疾速難矣竊人之物其得非不疾速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己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尸祿素餐之謗誼誹甚矣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郭閉而不通津梁絕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勞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鉗諸之刑幸矣馬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寒濕篇

說寒溫者曰人君喜則溫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胸中然後出行于外外成賞罰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溫濕感凋物傷人夫寒溫之代至也在數日之間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氣發胸中然後溼感于外見外寒溫則知胸中之氣也當人君喜怒之時胸中之氣未必更寒溫也胸中之氣何以異于境內之氣胸中之氣不為喜怒變境內寒溫何所生起六國之時秦漢之際諸侯相伐兵革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夫有相殺之氣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常喜故歌鼓舞比屋而有當時天下未必常溫也豈喜怒之氣為小發不為大動邪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漸微何則氣之所加速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火之在爐水之在溝氣之在軀其實一也當人君喜怒之時寒溫之氣閉門宜甚境外宜微今按溫寒外內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說稱妄處之也王者之變在天下諸侯之變在境內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怒夫妻相督若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溫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或曰以類相招致也喜者和溫和溫賞賜陽道施予陽氣溫故溫氣應之怒者慍慍誅殺陰道肅殺陰氣寒故寒氣應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刑小獄微原大辟感寒寒隨刑至相招審矣夫比寒溫于風雲齊真怒于龍虎同氣共類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谷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內他谷異境無有風雲今寒溫之變並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驗齊魯接壤賞罰同時設齊魯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齊國溫魯地寒乎按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酒酒紛紛亡秦之路亦衣比肩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貴于物唯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為變也如用刑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為萬物百賤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眾庶不能夫氣感必須人君世何稱于鄙衍鄙衍匹夫一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輒寒生一人而氣輒溫乎故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溫往年萬戶失火煙燄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垠火與溫氣同水與寒氣類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溫然則寒溫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溫之至遭與賞罰同時變復之家因緣名之矣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事四時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為而謂寒溫獨應政治正月之始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因固空然而一寒一溫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溫也何賞所施由此言之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為明矣人有寒溫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溫變操易行寒溫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國邑遠矣安能調和其氣人中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轉為溫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穀如審有之寒溫之災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

何能滅除是故寒溫之疾非約不愈泰合之氣非律不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溫與堯之洪水同一實也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行所致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如何夫豈謂急不明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人謂天地應今陶其實適然夫寒溫之應急舒猶兆數之應令問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夫天道自然自然無為二令參偶適逢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故曰道也使應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四卦于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按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為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由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罰喜怒兩家乖迕二疑也民間占寒溫今日寒而明日溫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氣溫日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而溫者陽也雨且暘反寒暘且雨反溫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說亦未立也

謹告篇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為政失道天用災異謹告之也災異非一或以寒溫為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賞違節則溫天神謹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楚嚴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子乎災異為謹告故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謹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脉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災異災異謂天謹告國政疾病天復謹告人乎釀酒於鬯鬯內于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為人謹告是其烹釀之誤得見謹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變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謹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且天審能謹告人君宜變其氣以覺悟之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為溫施賞違節賞氣溫而天宜為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今乃隨寒從溫為寒為溫以謹告之意欲令變更之且太王置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為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天欲改易其政宜為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為同氣以謹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哉鼓琴者誤於張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睹弦柱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則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為誤非也紂為長夜之飲文王朝夕祀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君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咎往見商子高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為驕商子可順為慢必須加之捶杖教觀於物者冀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人君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為寒溫之報此則天與人君俱為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皇天之意愛下謹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寬洽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之負豕二言之子除晁濤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火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韋以自寬董安子綬帶絳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色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謹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為之

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溼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為言間也持善問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當寬惡也夫復為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緣王同也故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為善之道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傲周公勅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若桀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夫言毋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辭聖人審之况肯謹非為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合德聖賢以善返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德之驗哉孝武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僊宜讀為飄飄字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揚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為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為他氣以謹告人君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為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實嬰灌夫疾時為邪相與日引繩以糾纏之心疾之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執與隨從其俗與之俱裸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袒趙他人南越箕路椎髻漢朝稱蘇武而毀趙他之性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他覺悟運心嚮內如陸賈復越服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政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龍也謹告人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謹告之教不從如何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豈云當篡畔哉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天道宜然刑賞失實惡也為惡氣以應之惡惡之義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法惡其隨非而與人人為羣黨也如東罪人以詣吏離惡人與異居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漢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刑罰失實不為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為寒於寒為溫於溫一有寒字此猶憎酸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水也由斯言之謹告之言疑乎必信也今燠新燃釜火猛則湯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顧可言人君為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乃言天為人君為寒為溫以謹告之乎儒者之說又言人君失政天為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也先異後災先教後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藏夫為政教猶樹物收穀也顧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為災乃言天為異以謹告之不改為災以誅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也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子之激射裂裂中殺人物謂天罰陰過外一聞若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為謹告誅伐猶為雷殺人命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說也或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謹告不改後將復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即不為謹告一有復字何故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自有占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至天之道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借變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謹告政治不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時猶子雲之願伏陛下以俟災惑徒處必然之驗故謹告之言信也子之謹告何傷于義損皇天之德使自然無為轉為人事故難聽之也稱天之謹告譽天之聽察也反以聽察傷損于天德何以知其聾也以其聽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之狂而盲聾聾言天之謹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于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也大人刺而賢者諫是則天謹告也而反歸告于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誣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謹告之言矣驗古以知今天以人受終于文祖不言受終于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卿子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啓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蒼頡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及其謹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反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所得聖人之言賢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論災異者已疑于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叩鐘鼓猶天椎猶政鐘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為天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馬能動天何則人物繫于天人為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于上人物應于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無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徒蚯蚓出琴弦緩固疾發此物為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夫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蠅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蠅蟻為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蠅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蛉鳴寒蟬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鷺發擊而地出起陽氣也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乃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為寒溫以應政治乎人情風家言風至為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矣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賂敵而殺皆在從倚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火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早從北方來者港東方來者為疫西方來者為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于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于陽物死繫于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呼人人不能溫使見吹呼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矣寒溫之氣繫于天地而統于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焉

草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于天合天之氣以天為主猶耳目手足繫于心矣心有所為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為耳目手足使使旌旗垂旒旗綴于杆杆宜讀為杆東則旒隨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為綴旒也鉤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管越作不能鳴鐘而螢火不覺鼎者何也鐘長而高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太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而果蘇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撥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蘇之細員圖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况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末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篋向日燃爐而天終不為久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為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致况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冤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淒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下和獻玉則其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下和見拘之冤孰與則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則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李斯趙高譏殺太子扶蘇並及蒙恬蒙鶩其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死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于長平之下四十萬眾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冤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塹之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陷霜甫刑曰庶慘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堯尤之民被冤旁告無非于上天也以眾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

至寒凝冰圻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二月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
 月下霜未為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自降而行適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
 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行不令時人知之寃以天氣表已之誠竊吹律于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
 天子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為須賈所讒魏齊僕之折幹摺骨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擄流血二子寃屈太史
 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雖儀之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按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偽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口
 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安也頓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牟
 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繫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
 第牆自壞誰哭于秦宮泣于霍光家者然而門崩牆壞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
 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
 城則一指摧三復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烹編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
 崩固其宜也按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于途妻不受弔棺歸于家魯君就弔不言哭于城下本從軍死
 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荆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
 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昂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于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于壁中
 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高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况荆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
 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為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
 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昂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昂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歷憲之繼然之氣
 見宋衛陳鄭災按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署垂于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
 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昂使長平計起也

明雲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為湛久暘為旱旱應亢暘湛應沈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頗留湛之
 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暘也人君為政前後若一然而一湛一寒時氣也
 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穰木飢火旱夫如是水旱飢穰有歲運也歲值其運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
 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采己
 過天猶自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為主不說于天也夫人
 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以應人春秋魯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福此
 矣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
 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按月為天下占房為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獨為魯也孔子
 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
 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
 如蕃以政令月離于畢為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為
 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歲早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坐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
 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五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按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按詩書之文月離星得
 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肯為徙市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
 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陽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而得雨乎夫如縣子言未可也董仲舒求雨
 申春秋之義設虛立祀不食于枝庶天不失于下地諸侯雲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敢諸侯
 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辨

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效之水異川而居相
 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誠令人君禱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在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
 不耐行况雨無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水在天地之間也猶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費酒食請于
 惠人之前未出其泣惠人終不為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為之流涕蘇秦
 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為雍門之聲出蘇秦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祀梁之
 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當何以致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按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
 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背為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
 自雨不求曠然自賜夫如是天之賜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陽雨連屬當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賜也誰止之者人
 君聽請以安民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當未雨偽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
 之空張法術操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
 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
 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
 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然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修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
 非政所致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過禱于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
 林之說絀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
 有无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慈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于子孝子之于親知病
 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崇名鑿和藥者惻痛慙冀有
 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无妄之災

百民不知必歸于主為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問政治之災无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郵政得災猶至者无
 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一補也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无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心
 故夫无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為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
 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
 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无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
 民乏放流就賤聖主寬明于上百官共職于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早猶有氣間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
 穀賑贍損鄽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問歲大旱臧文仲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當勸分文
 仲知非政故徒修備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于政不揆政之無非見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宜改而變祇取
 災焉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于沂水之上暮春者晚也春謂
 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
 也咏而饋咏歌饋祭也歌咏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為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
 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
 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
 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為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
 不能崇德而徒雩也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
 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以辨祭故
 立社為主位心事之為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修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

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倘如生人能飲食良乎故共馨香奉進百嘉區區惓惓莫見答享推祭社言之當
 害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害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况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
 星之祀猶復雲恐前不備形釋之義也莫復災變之虧獲豐穰之報三也禮之心悃悃樂之意歡忻悃悃以玉帛致心
 歡忻以鐘鼓驗意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書祀盡已惶懼關納精心于雩祀之前玉帛
 鐘鼓之義四也臣得罪于君子獲過于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懼于早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
 改政治潛易操行不彰于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形是
 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甘對導才低仰欲求禱也砥不劇厲欲求銛也推春秋之義求雩祭
 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為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于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骨之骨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得勝負
 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黨類為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陽繆鑿者人君也
 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地安肯濟使湛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湛水所傷物也萬物于地卑
 也害犯至尊之體于道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按雨出于山流入于川湛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
 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為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金令鑿
 穿木令儻攻土令厥水乎且夫攻社之義以為攻陰之類也甲為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
 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按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為雨雨流為水然則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
 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為雨類也孰為親者社土也五行異氣相去遠殷大戊
 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滅興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

者春秋所共聞也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社道相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未
 拔木為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周公之功執書以泣遏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也成
 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家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皆擊擊以滅其變實論者謂之未
 必真是然而為之厭合人意今致雨者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復塞苟以為當攻其類眾陰
 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下來月離于畢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毀于天
 螺蚌皆缺同類明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免蟾蜍椎破螺蚌為其得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
 枯索吏空部民墮道作培榜驅內于墮培祀蝗積聚以千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况徒攻陰之類雨安肯霽
 尚書太傳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于天公臣多弒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于人公城
 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降水為民害責于地公土者三公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各有分職大水不責卿大夫而
 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國失禮孔子作經表以為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
 高尚生仲舒未死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過解
 天如非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春秋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為沈溺之
 行水則為亢陽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縈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為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縈之助鼓
 為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眾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失火也以若繩之縈
 縈社為救若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之
 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氣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遂疫然後為可楚漢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刀彊
 則勝弱劣則負攻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暘一雨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
 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及求為夏夜求為晝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卧雨猶自止久

至于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卧早猶自雨何則陽極反陰陰極反陽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瘳疾也禱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行終不能救使醫食藥冀可得愈命盡期至醫藥無效竟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于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醫也說者何以易之攻社之義于事不得雨不審祭女媧於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何故哉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哉說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為攻說者用意異也季氏當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責尊為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母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夫禮以鼓助號呼鳴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鐘擊鼓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為攻此社則鐘聲鼓鳴攻擊上也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入盛雨湛不霽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口食鼓用牲于社同一義也俱為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鈇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大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發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眾陰之長故伐鼓使社知之說鼓者以為攻之故攻母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今言告以陰盛陽微攻尊之難矣從來哉且告宜于用牲用牲不宜于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于禮何見朱絲如繩示在賜也賜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鍼布一丸之艾于血脉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招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秦秦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何如乎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感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霽晏有楚國之定矣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風雷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幄卧

本字一作格

以俟其時無懈但憂民之心堯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吳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為之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圖畫女媧之象為婦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為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鼈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本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不勝陰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澤乎

論衡卷十六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雲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牆壁擊土而雷龍必以象類為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為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秦龍氏御龍氏夏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無雲雨況偽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頭年撥芥礎石引針皆以其真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撥取者何也氣性異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書祭典土龍事桓君山亦難以頓年礎石不能真是何能撥針取芥子駿窮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類說非也夫東風至一有酒湛溢鯨魚死鷁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直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取飛火于日作方諸取水于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土龍亦非真何為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色鑄以為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天土龍既不能比于陽燧當與刀劍偃月鉤為比二也齊宣嘗君夜出秦

闕闕未開客為鷄鳴而真鷄鳴和之夫鷄可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偽象致三也李于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形鑿地為垣以虛為柳卧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寃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為獨不應從土龍四也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為非實然而上古久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頓牟操水磁石鈎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操芥土龍亦非真當與磁石鈎象為類六也楚葉公好龍牆壁玉樽皆書龍象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為畫致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卧夢悟見事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為致真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為人禍荼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為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闕夫桃人非荼鬱壘也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莫以御凶今土龍亦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因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為鳶之三日而不集為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木鳶飛不集之類夫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鳶不鳶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于蜚鳶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為魚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為真並來聚會夫丹木非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為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知人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七也將匈奴敬鬼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于木人則雲祭者之精亦在土龍十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拜為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于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馬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形象泣涕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

夫土龍猶甘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為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為李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既效驗有十五又亦有義四焉立春東耕為土象人男男女女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上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為之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亦當感動立意於象二也蓬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亦象生存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蓬車芻靈而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為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為熊麋之象名布為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豈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童龍御龍常存無雲雨猶蓋交相潤遠卒然相見觀欣歌笑或至悲泣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惚矣易曰雲從龍非言龍從雲也雲樽刻雷雲之象龍安肯來夫如是傳之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龍者終也

曹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姦所致也其意以為功曹取吏之幸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為姦米漁于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亦有殺虎謂虎食人功曹受取于吏如人食虎吏受于功曹也按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故可以倖苞苴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久見陽蟲以夏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久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尾心尾則龍

象象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于林澤之中遭虎搏噬之時稟性狂勃貪叨飢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知故遇輒死使孟賁登山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歲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可更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于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苛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為廉不應效吏亦不應矣或曰虎應功曹之姦所謂不苛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吏之部也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曾無功曹之官功曹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為相必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為姦令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也水中之毒母不及陵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罹殃取禍是故漁者不死于山獵者不溺于淵好入山林窮幽測深涉虎窟寢虎搏噬之何以為變魯公年衰病化為虎搏食其凡同變化者不以為怪入山林草澤見害於虎怪之非也蝮蛇悍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蝮蛇應何官吏蜂蠆害人入水火害人入毒氣害人入水火害人入毒氣所中為火所燔為水所溺又誰致之者苟諸禽獸乃應吏政行山林中鹿野猪牛象能羆豺狼蝮蠆皆復殺之苟謂食人乃應為變蝮蠆蝨皆食人人身彊大故不至死倉卒之世穀食之貴百姓饑餓自相咬食厥變甚於虎變復之家不處苛政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之禽有形之獸虎皆食之謂應功曹之姦食他禽獸應何官吏夫虎毛蟲人裸蟲毛蟲饑食裸蟲何變之有四夷之外大人食小人虎之與蠻夷氣性一也平陸廣都虎所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為賢山林草澤之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平實說虎害人於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為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常在草野之中不為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伏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危鼠為破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則長吏光氣已消都

邑之地與野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視肉猶尸也故虎食之天道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為變應上天矣古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階其後果薨魯昭公出鸚谷來單其後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遠賈誼為長沙王傅鵬鳥集宮殿下射殺之以問即中令龔遂龔遂對曰夷王傅懷王好騎墜馬而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鵠鳥集宮殿下射殺之以問即中令龔遂龔遂對曰夷鵠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宏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時伯羊伏廳下其後遷為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鷹入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俱象空亡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入邑等類眾多行事比肩略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類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魚故蟲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應何官吏時謂白布豪民獨吏被刑乞貸者感勝於官取多於吏其蟲形象何如狀哉蟲之滅也皆因風雨霖蟲滅之時則吏未必伏誅也陸田之中時有鼠水田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為穀害或時希出而數為害或常有而為災等類眾多應何官吏曾宣公履畝而稅雁時而有蛛生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之吏未嘗履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徙去或止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夫蟲食穀自有止期猶蠶食桑自有足時也生出有日死極有月期盡變化不常為蟲使人君不罪其吏蟲猶自亡夫蟲風氣所生倉頡知之故凡蟲為風之字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穀或食眾

草食五穀受錢穀也其食他草受人何物保蟲三百人為之長由此言之人亦蟲也人食蟲所食蟲亦食人所食
 其為蟲而相食物何為怪之設蟲有知亦將非人曰女食天之所生吾亦食之謂我為變不自謂為災凡含氣之類
 所甘嗜者口腹不異人甘五穀惡蟲之食自生天地之間惡蟲之出設蟲能言以此非人亦無以詰也夫蟲之在物間
 也知者不怪其食萬物也不謂之災甘香渥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染也稻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有
 蟲青主者吏是其染鄉部吏常伏罪也神農后稷藏種之方煮馬屎以汁清種者令禾不蟲如或以馬屎清種其鄉
 部吏鮑焦陳仲子也是故后稷神農之術用則其鄉吏何免為姦何則蟲無從生上無以察也蟲食他草平事不怪
 食五穀葉乃謂之災桂有蠹桑有蠶中藥而藥給蠶其用亦急與穀無異蠹蝸不為怪獨謂蟲為災不通物類之
 實閭於災變之情也穀蟲曰蟲蟲若蛾矣粟米饑熟生蠹夫蠹食粟米不謂之災蟲食苗葉歸之於政如說蟲之家
 謂粟輕苗重也蟲之種類眾多非一魚肉腐具有蟲醃醬不閉有蟲飯温濕有蟲書卷不舒有蟲衣襪不懸有蟲
 疽蟾蠓蠟有蟲或白或黑或長或短大小鴻殺不相似類皆風氣所生并連以死生不擇日若生日短促見而輒滅
 變復之家見其希出又食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則依所似類之吏順而說之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澤其
 蟲曰蛭蛭食人足三蟲食鴈順說之家將謂三蟲何似類乎凡天地之間陰陽所生蚊虻之類蠅蟻之屬含氣而生
 開口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強大食細弱知慧反頓愚他物小大連相齧噬不謂之災獨有蟲食穀物為應政事
 失道理之實不達物氣之性也然天蟲之生也必依温濕温濕之氣常在春夏秋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
 蟲生罪鄉部吏是則鄉部吏貪於春夏廉於秋冬雖盜竊之吏以秋冬署蒙伯夷之舉矣夫春夏非一而蟲時常生
 者温濕甚也甚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而指謂部吏為姦失事實矣何知蟲以温濕生也以蠹蟲
 知之穀乾燥者蠹不生温濕饒謁蟲生不禁藏宿麥之種烈日乾暴投於燥氣則蟲不生如不乾暴聞喋之蟲生如
 雲煙以蟲聞喋准况眾蟲温濕所生明矣詩云營營青蠅止於藩悵悵君子無信言讒言傷善青蠅汚白一禍敗

講瑞篇

詩以為興昌邑王夢西階下有積蠅天明旦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者讒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
 臣之言也由此言之蠅之為蟲應人君用讒何故不謂蠅為災乎如蠅可以為災夫蠅歲生世間人君常用讒乎案
 蟲害人者莫如蚊蚋蚊蚋感生如以蚊蚋應災世間常有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為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蚊蚋害
 人尤當為災必以暴生害物乃為災夫歲生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災孰為甚人之病疥亦希非常疥蟲何故不為
 災且天將雨螻出蚋蚋為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氣相應如何輒歸罪於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
 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署人察貪吏之操又見災蟲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為致也

論衡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麒麟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麒麟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麇而角麇而角者則是麒麟矣
 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之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於上林後又於長樂宮之東門
 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麟似麇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麇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色獸狀如麇首戴魚考以
 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麟可得審也夫鳳皇鳥之聖者也麒麟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韋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
 各不同而欲以麇戴角則謂之麒麟相與鳳皇象合者謂之鳳皇如何夫聖鳥獸毛色不同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
 戴角之相猶戴干也顯項戴干堯舜必未然今魯所獲麟戴角即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麟求知世間
 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角不合同也假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真是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晉文駢脅張
 儀亦駢脅如以骨體毛色比則王莽虞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子孔子死弟子共生有若問以道事有
 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似類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皇麒麟其實非真而說者欲以骨體毛
 色定鳳皇麒麟誤矣是故顏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恒庸反類聖人由是言之或時真鳳皇麒麟骨體不似恒庸鳥
 獸毛色類真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見鳳皇麒麟輒而知之則是自謂見聖人輒而知之也韋陶馬口孔子反宇設後

輒有知而絕殊馬口反字尚未可謂聖何則十二聖相不同前聖之相難以照後聖也骨法不同姓名不等身形殊狀生出異土雖復有聖何如知之桓君山謂楊子雲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已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聖人難知知之難若桓揚者尚復不能知世儒懷庸庸之知齋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能知聖則不能知鳳皇與麒麟世人名鳳皇麒麟何用自謂能之乎夫上世之名鳳皇麒麟聞其鳥獸之奇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的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皇麒麟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之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卒見暫聞而輒名之為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後知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于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為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貢尚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其不能知鳳皇與麒麟也使鳳皇羽翮長廣麒麟體高大則見之者以為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大別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居不可以為鳳皇長狄來至不可以為聖人然則鳳皇麒麟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無有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鸚鵡同也鸚鵡谷非中國之禽也鳳皇麒麟亦非中國之禽獸也皆非中國之物儒者何以謂鸚鵡惡鳳皇麒麟善乎或曰孝宣之時鳳皇集於上林羣鳥從上以千萬數以其眾鳥之長聖神有異故羣鳥附從如見大鳥來集羣鳥附之則是鳳皇鳳皇審則定矣夫鳳皇與麒麟同性鳳皇見羣鳥從麒麟見眾獸亦宜隨察春秋之麟不言眾獸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麒麟無眾獸附從之文如以麒麟為人所獲附從者散鳳皇不獲自來蜚翔附從可見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不言羣鳥從也宣帝所致者異哉或曰記事者失之唐虞之君鳳皇實有附從上世久遠記事遺失經書之文未足以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實無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附從以知鳳皇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佞點而從羣者當唐虞之時鳳皇意宣帝之時佞點乎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鳥附從或時是鳳皇羣鳥附從或時非也君子在世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豪猾之人任使用氣往來進退進退士眾雲合夫鳳皇君子也隨多者効鳳皇是豪點為君子也歌曲彌妙和者彌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從效鳳皇是用和多為妙曲也龍與鳳皇為比類宣帝之時黃龍白於新豐羣蛇不隨神雀鸞鳥皆眾鳥之長也其仁聖雖不及鳳皇然其從羣鳥亦宜數十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為賢君漢將軍衛青及將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蹠橫行聚黨數千人伯夷叔齊隱處首陽山鳥獸之操與人相似人之得眾不足以別賢以鳥附從審鳳皇如何或曰鳳皇麒麟太平之瑞也太平之見來至也然亦有未太平而來至也鳥獸奇骨異毛卓絕非常則是矣何為不可知鳳皇麒麟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麒麟嘗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皇來集夫光武始生之時成哀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皇至如以自為光武有聖德而來是則為聖王始生之瑞不為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為始生其實難知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或曰鳳皇麒麟生有種類若龜龍有種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大不異於前者也見之父察其子孫何為不可知夫恒物有種類瑞物無種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見神龜靈龍而別之乎宋元王之時漁者網得神龜焉漁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漁父之類也以漁父而不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不知靈龍也龍或時似蛇蛇或時似龍韓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良馬似鹿神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異王莽時有大鳥如馬五色龍文與眾鳥數十集於沛國斬縣宣帝時鳳皇集於地高五尺與言如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與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眾鳥數十與言俱集附從等也如宣帝時鳳皇體色眾鳥附從安知鳳皇則王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如非鳳皇體色附從何如

論衡

均等且瑞物皆起和氣而生生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為瑞矣故夫鳳皇之至也猶赤鳥之集也謂鳳皇有種赤鳥復有類乎嘉禾醴泉甘露嘉禾生於禾中與禾中異穗謂之嘉禾醴泉甘露出而甘美也皆泉露生出非天上有甘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聖治公平而乃沾下產也蒼茨朱草亦生在地集於眾草無常本根暫時產出旬月枯折故謂之瑞夫鳳皇麒麟亦瑞也何以有種類案周太平越常獻白雉白雉生短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種也魯人得戴角之麀謂之麒麟亦或時生於麀非有麒麟之類由此言之鳳凰亦或時生於鵠鵠毛奇羽殊出異眾物則謂之鳳皇耳安得與眾鳥殊種類也有若曰麒麟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太山之於正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然則鳳皇麒麟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得異種同類而有奇奇為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堯生丹朱舜生商均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性詭耳鯀生禹瞽瞍生舜舜禹鯀瞽瞍之種也知德殊矣試種嘉禾之實不能得嘉禾恒見梁梁之粟豈穗怪奇人見叔梁訖不知孔子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張湯之父五尺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皇高五尺所從生鳥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高一尺安得常種種類無常故曾哲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絕馬有千里不必麒麟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鷦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為之也廢庭壞殿基上草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上之草無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種類也夫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雖反其應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也遭善而為和遇惡而為變豈天地為善惡之政更生變和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治無種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亦或時政平氣和眾物變化猶春則鷹變為鳩秋則鳩化為鷹蛇鼠之類輒為魚鼈蝦蟇為鵲雀為蜃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黃石為老父授張良書去復為石也儒知之或時太平氣和鷹為麒麟鵠為鳳皇是故氣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常類哉復似元龜之子二龍祭也晉之二卿能罷之喬也吞燕子黃汝履大跡之語世之人然之獨謂瑞有常類哉以物無種計之以人無類議之以體變化論之鳳皇麒麟生無常類則刑色何為當同案禮記瑞命篇云雄曰

鳳雌曰皇雄鳴曰即雌鳴曰足足詩云梧桐生矣於彼高岡鳳皇鳴矣於彼朝陽葦葦噉噉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鳴瑞命之言即足足詩云雍雍喑喑此聲異也使聲審則形不同也使審同詩與禮異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焉案魯之獲麟云有麀而角言有麀者色如麀也麀色有常若鳥色有常矣武王之時火流為鳥云其色赤亦非鳥之色有言其色赤如似麀而色異亦豈言其色白若黑令成事色同故言有麀麀無角有異於故故言而角也夫如是魯之所得麟者若麀之狀也武帝之時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角或時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魯所得麟云有麀不言色者麀無異色也武帝得白麟色白不類麀故言有麀正言白麟色不同也孝宣之時九真貢獻麟狀如麀而兩角者孝武言角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麀宣帝之麟言如鹿鹿與麀小大相倍體不同也夫三王之時麟毛色角趾身體高大不相似類推此准後世麟出必不與前同明矣夫麒麟鳳皇之類麒麟前後體色不同而欲以宣帝之時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準前况後當復出鳳皇謂與之同誤矣後當復出見之鳳皇麒麟必已不與前世見出者相似類而世儒自謂見而輒知之奈何案魯人得麟不敢正名麟曰有麀而角者時誠無以知也武帝使謁者終軍議之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天下同本也不正名麟而言野禽者終軍亦疑無以審也當今世儒之知不能過魯人與終軍其見鳳皇麒麟必從而疑之非恒之鳥獸耳何能審其鳳皇麒麟以體色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多者未必善以希見言之有鸚鵡來以相奇言之聖人有奇骨體賢者亦有奇骨聖賢俱奇人無以別由賢聖言之聖鳥聖獸亦與恒鳥庸獸俱有奇怪聖人賢者亦有知而絕殊骨無異者聖賢鳥獸亦有仁善廉清體無異者世或有富貴不聖身有骨為富貴表不為聖賢驗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角而無仁聖者夫如是上世所見鳳皇麒麟何其非恒鳥獸今之所見鸚鵡麀鹿之屬安知非鳳皇麒麟也方今聖世堯舜之主流布道化仁聖之物何為不生或時以有鳳皇麒麟亂於鸚鵡麀鹿世人不知美玉隱在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麒麟以仁聖之性隱於恒毛庸羽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猶玉在石中也何用審為為此論草於

永平之初時來有瑞其孝明宣惠眾瑞並至元和章和之際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時俱應鳳皇麒麟
連出重見盛於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或問曰講瑞謂鳳皇麒麟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麒麟
不可得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央皆有鳥其出眾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夫世瑞不能別別
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不及唐虞之時其鳳皇麒麟目不親見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堯之德明也孝宣比堯
舜天下太平萬里慕化仁道施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小大毛色足翼必不同類以政治之得失主之明闇準
況眾瑞無非真者事或難知而易曉其此之謂也又以甘露驗之甘露和氣所生也露無故而甘和氣獨已至矣和
氣至甘露降德洽而眾瑞湊永平以來訖於章和甘露常降故知眾瑞皆是而鳳皇麒麟皆真也

論衡卷十七

指瑞篇

儒者說鳳皇麒麟為聖王來以為鳳皇麒麟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麒麟之仁
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麒麟此言妄也夫鳳皇麒麟聖人亦聖聖人恹恹憂世鳳皇麒麟
亦宜率教聖人游於世間鳳皇麒麟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人濁鳳皇麒麟清哉何其聖德
俱而操不同也如以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麟亦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
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憫民不圖利害故其有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
行能修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於已案人操行莫能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麟獨能而自全於世是鳥
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尚不相知鳥獸與人
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為愚於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皇之德
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且鳳麟豈獨為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麒麟

一至神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之紀使鳳麟審為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
宣帝非聖則鳳麟為賢來也為賢來則儒者稱鳳皇麒麟失其實也鳳皇麒麟為堯舜來亦為宣帝來矣夫如是為
聖且賢也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麟亦過其實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
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為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為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
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為故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知其不為治平而至為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
孔子言孰為來哉知麟為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為
來實者麟至無所為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
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為小人所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為來也然則麟之至
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為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為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為魯所獲殺乎夫
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為聖王來也為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
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鳳麟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於中國長
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間謂之聖王之瑞
為聖來矣剝巢破卵鳳皇為之不翔焚林而敗渡池而漁龜龍為之不遊鳳皇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
剝卵破屏窠不翔林焚池渡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皇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
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皇麒麟神雀皆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宜同處矣龍
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麟不生外國外國亦有鳳麟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麟也人見鳳麟希見則曰
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為聖王來夫鳳皇麒麟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國聞有道而來醴泉
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麒麟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為

瑞人生為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麒麟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一有出聖物遺字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為出也夫鳳麟之來與白魚赤鳥之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為鳥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鳥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麟為聖王來是謂魚鳥為武王至也土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祥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鳥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麒麟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皇麒麟何以為太平之象鳳皇麒麟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為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以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皇麒麟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於本武帝議問羣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角同本也眾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是若應始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况白魚赤鳥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鳥者孝鳥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鳥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鳥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過魚鳥則謂天用魚鳥命使武王誅紂事相以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鸚鵡來巢占者以為凶天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為正墟昭公之身且出奔也後昭公為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歸魯賈誼為長沙太傅服鳥集舍發書占之云服鳥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野鳥雖殊其占不與天鳳麟之來與野鳥之巢服鳥之集無以異也是鸚鵡之巢服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城宮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鸚鵡鵠服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為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為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為吉凶之人來也猶著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著數常有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著龜神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過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自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為也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使物物亦不為天使其來神恠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来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應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而其子必凶為之至也既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吉凶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為之故到謂鳳皇諸瑞有知應吉而至誤矣

是應篇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芝脯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頌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麒麟鳳皇夫儒者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皇麒麟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非是天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寢之也風雨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寢之也太平之時豈更為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有必求便利以為業買物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寢增過其實也若夫芝脯蓂莢屈軼之屬始其無物何以驗之說以實者太平無有此物儒者言是脯生於庖厨者言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菱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臭夫太平之氣雖和不能使厨生肉菱以為寒涼若能如此則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為之也能使厨自生肉菱何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竈乎凡生菱者欲以風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臭何必生菱以風之乎厨

中能自生是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夏月操是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是不鼓動言
 蓬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手風來自足以寒厨中之物何須是脯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
 白頭馬生角厨門象生肉足論之既虛則蓬脯之語五應之類恐無其實儒者又言古者糞焚夾階而生月朔日一
 莢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莢於十六日一莢落至月晦莢盡來月朔一莢復生王者南面視莢生落則知日數多少
 不須煩擾案日麻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莢以為日數何不使莢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數
 不知日名猶復案麻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省莢之生安能為福夫糞草之實也猶豆之有莢也
 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雪霽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莢莢達冬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
 而以秋末是則季秋得察莢春夏冬三時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莢於十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
 棄殞不可得數猶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莢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莢生以知日
 數匪謂善矣今云夾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為卑下假使之然高二尺之堂糞
 莢生於階下王者欲視其莢不能從戶牖之間見也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麻日於辰坐
 傍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王者須起察乃知日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莢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
 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私安得生莢而人得經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二者欲以紀識事也古有史官典麻主日王者
 何事而自數莢堯候四時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日也儒者又言太平
 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八朝屈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
 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
 治最為平矣即屈軼已自生於庭之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臯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
 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

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若心聽獄字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
 有而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則言指佞
 人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宜言曰
 庭末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姦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為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臯陶解龍也儒者說云解
 龍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為驗
 故臯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也曰夫解龍則復屈軼之語也羊本二角解龍一角體損於羣不及眾類
 何以為奇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貴安能與貴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龜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狂狂知往乾
 鵠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為二或時解龍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臯陶欲神事助政惡受罪者之不
 厭服因解龍觸人則罪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沒齒無怨言也夫物性各有所知如以解龍能觸謂之為神
 則狂狂之徒皆為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解龍謂之巫類則巫何奇而以為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
 也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旆號其眾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
 令急渡不急渡倉光害汝則復解龍之類也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八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
 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眾夫解龍之觸罪人猶倉光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奇故空竊增又言太
 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時景星見於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
 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
 也或時昏見於西或時晨出於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啓明長庚矣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
 明五星日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復更有日月乎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時太白經
 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

氣和為景星天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大星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為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所說異哉爾雅又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今儒者說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說相遠實未可知案爾雅釋水泉章一見一否曰醴醴泉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是泉出之異輒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中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露為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拜風起甘露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味甘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飴蜜者着於樹木不着五穀彼露味甘者其下時土地滋潤流濕萬物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業味甘之露下着樹木察所着之樹不能茂於所不着之木然今之甘露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醴泉矣

治期篇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聖賢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更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居位治民為政有教教行與止民治與亂皆命焉或才高行潔居位職廢或智淺操濟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是考命而長祿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危者無道之所為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君歸罪於為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滅除空憤人君之心使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窮病困則雖扁鵲末如之何夫

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謂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繫於上天賢君人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賢者嫌於德微仁惠感者莫過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致哉天地歷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福祐非德所為也賢君之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孫皆為孝善子孫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也昌必有衰興必有廢興昌非德所能成然則衰廢非德所能敗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言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富饒財用足也案富饒者命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祿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歷數吉也故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世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一有或時政致何以審之夫世之所以為亂者不以賊盜衆多兵革並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寒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為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及四隣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隣善義也為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為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事者說堯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說百王之害獨謂為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太平非

德所就明矣人之瘟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於面部其病遇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訖也國之亂亡與此同驗有變見於天地猶人瘟病而血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遇氣而病也災禍不除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變徵政治賢人瘟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為惡極賢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疆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為惡也然則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是非惡人完疆而老壽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表善明矣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十六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鳥絮周楚有禍緜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皆災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失誤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為湖當時歷陽長吏未必誑妄也成敗繫於天吉凶制於時事未為天氣已見非時而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糶在市一賤一貴一賤豐者未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時當貴豐穀價增時當賤耗穀直減夫穀之貴賤不在豐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祐並至世則謂之賢君所致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世擾俗亂災害不絕遂以破國亡身滅嗣世皆謂之為惡所致若此明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之內實也禍福不在善惡善惡之證不在禍福長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無所政更然而盜賊或多或少或寡災害或無或有夫何故哉長吏秩貴當階平安以升遷成命賤不任當由危亂以貶誅也以今之長吏况古之國君安危存亡可得論也

論衡卷十八

自然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饑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為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此謂天為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萬物之中穀愈饑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欲以謹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懼之以若說論之厭於人心矣如天瑞為故自然焉在無為何居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為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為利欲之為也今無口目之欲於物無所求索夫何為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上為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氣乎氣若雲烟雲烟之屬安得口目或曰凡動行之類皆本無有為有欲故動動則有為今天動行與人相似安得無為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為物而物自為此則無為也謂天自然無為者何氣也恬澹無欲無為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稟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安得稟受此性師無其說而弟子獨言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為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難已得仲父何為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復與知皇天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謹告人則天德不若桓公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或曰桓公知管仲賢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謹告之矣使天遭堯舜必無謹告之變曰天能謹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擇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謹告之口天不憚勞也曹參為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其子諫之答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夫曹參為相若不為相汲黯為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謹告之是為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漢伯王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為之道也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書不就不為不成天地出之有為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佐

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為鬼書授人復為有為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為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晉唐叔虞生有字魯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三者之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為文字在母之時天使神持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為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以為趙國且昌之狀也黃石授書亦漢且興之象也妖氣為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為之也草木之生華葉青蔥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為文字復為華葉乎宋人或刻木為楮一作楮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為生也自為生也故能並成如天為之其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為平鳥獸未能盡實春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為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為之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手並為萬萬千手乎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脉脂腠骨節爪齒自然成腹中乎母為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為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偽故一見恍忽消散滅亡有為之化其不可久行猶王夫人形不可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亦須有為輔助耒耜耕種因春播種者人為之也及穀入地日夜長大人不能為也或為之者敗之道也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握之明日枯死夫欲為自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為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為而有為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為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為也天地為鑪造化為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為正身共已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為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

無為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為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為也天道無為故春不為生而夏不為長秋不為成冬不為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并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需然而雨物之莖葉根核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并決陂哉故無為之為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為也氣和而雨自集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蒸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為聽恣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說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商鞅變秦法欲為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安其下純崇無為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為君顏淵為臣尚不能譴告况以老子為君文子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淳酒味甘飲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實主嘔噎夫相譴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譴告曾謂天德不若淳酒乎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相譴以禮故相譴告三皇之時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為馬乍自以為牛繩德行而民瞳矇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如有災異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蠢不知相繩責也未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造譴告之言矣夫今之天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譴告之言生於今者人心准况之也詰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詖則犯約而負教教約

不行則相謹告謹告不改舉兵相滅由此言之謹告之言哀亂之語也而謂之上天為之斯蓋所以疑也且凡言謹告者以人道驗之也人道君謹告臣上天謹告君也謂災異為謹告夫人道臣亦有諫君以災異為謹告而王者亦當時有諫上天之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亦宜元默不當謹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至優之驗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謂之謹告乎夫天無為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為之夫天地不能為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不使也氣自為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背腹之中也謂天為災變凡諸怪異之類無小大溥厚皆天所為乎牛生馬桃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為馬把李實提桃間乎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伎能天尊貴高大安能撰為災變以謹告人且吉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為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蜚色人不能為蜚色天地安能為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殆自然也變自見色自發古候之象因以言也夫寒溫謹告變動招致四疑皆已論矣謹告於天道尤詭故重論之論所以難別也說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道不隨事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也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聖感類懼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為至乎引過自責恐有罪畏慎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為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後雨一有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秋大雩董仲舒設土龍皆為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懼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也雩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有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雩祭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

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為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学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為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為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為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一有陽至極字為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為天怒雨為恩施使天為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黍羹哀樂不並行哀樂不並行喜怒反并至乎秦始皇帝東封岱嶽雷雨暴至劉媪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媪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為雷雨乎堯時大風為害堯繳大風於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隆主何過於天天為風雨也大旱春秋雲祭又董仲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雲龍必為雷雨何則秋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雲龍求怒天乎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苟為雷雨為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角而怒師曠為之乎此雷雨之難也又問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為雷風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為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所不能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時三山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亡然則雷雨獨天所為乎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德以公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感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為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子皇天天所宜彰也伊

尹死時天何以不為雷雨應曰以百雨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雨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為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匱雷雨止乎已開金匱雷雨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木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災守心出三善言災感使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災感不從何則災變所以謹告也所謹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為雷雨以責成王成王未覺雷雨之息何其早也又問曰禮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采地殊之衆庶何則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采地名實相副猶又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為獨可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江起岷山流為濤瀨相濤瀨之流孰於初起之源程邈之所為到白雉之所為來三王乎周公乎穎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王齊秦更為帝當時天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禮葬天為雷雨以責成王何天之好惡不純一乎又問曰魯季孫賜曾子簣曾子病而寢童子曰華而脫者大夫之簣而曾子感慙命元易簣蓋禮大夫之簣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魂而有靈將安之不也應曰成王所為天之所予何為不安難曰季孫所賜大夫之簣豈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者也已非人君也子路使門人為臣非天之心而妄為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况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細猶却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周公

不安天亦不安何故為雷雨以責成王乎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滕不可復為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為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以官議定未之即與曹下案自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得之命數精微非一卧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夢能得也難曰九齡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帝予其九齡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為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為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外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外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外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諸侯皆畔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中國絕滅此無管仲有所傷也程量有益管仲之功偶於周公管仲外桓公不以諸侯禮葬以周公况之天亦宜怒微雷薄雨不至何故豈以周公聖而管仲不賢乎夫管仲為反玷有三歸孔子譏之以為不賢反玷三歸諸侯之禮天子禮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俱不得為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僭禮皇天欲周公之侵制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說未可然也以見鳥跡而知為書見蜚蓬而知為車天非以鳥跡命倉頡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倉頡起鳥跡也晉文反國命徹麋墨舅犯心感辭位歸家夫文公之徹麋墨非欲去舅犯舅犯感慙自同於麋墨也宋華臣弱其宗使家賊六人以鉞殺華吳於宋命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左師怨咎華臣華臣備之國人逐瘵狗瘵狗入華臣之門華臣以為左師來攻已也踰牆而走夫華臣自殺華吳而左師懼國人自逐瘵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此類也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

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夫感則倉頡奚仲之心懼則左師華臣之意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寞猶感動而畏懼况雷雨揚軒轅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况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夫天道無為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與師動軍頓兵傷士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尅敵何天之不憚煩也或曰紂父帝乙射天殿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桀紂鄒伯奇論桀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紂秦莽之地不以雷電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小以大夫夫人無之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莽公其變何以過此洪範稽疑不悟災變者人之才不能盡曉天不以疑責備於人也成王心疑未決天以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彊老壽百歲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歿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即堅定故長大老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天折形面醜惡此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為形體者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天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物亦物也人生

